



获奖作家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精品书系

一个与长征有关的故事，七个男孩抵一个军团。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顶天立地的少年英雄。

高洪波 李东华 主编

七个人的军团

QI GE REN DE JUN TUAN

张品成 著

汇聚儿童文学精品力作 荣誉打造中国安徒生奖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七个人的军团

QI GE REN DE JUNTUAN

高洪波 李东华 主编

张品成 著



APU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个人的军团 / 张品成著. —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3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 高洪波、李东华主编)
ISBN 978-7-5397-4984-6

I. ①七…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784 号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七个人的军团

高洪波 李东华 / 主编
张品成 / 著

出版人:张克文 选题策划:张克文 徐凤梅 责任编辑:何正国

责任校对:王媛媛 装帧设计:知耕书坊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5 字数:19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4984-6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让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从这里走向世界

——写在《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出版之际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五四运动以来，随着现代儿童观的提出，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儿童”这个词所体现出来的美感就一再被提到新的高度。在儿童被发现乃至被高度重视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是学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教育儿童？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我们应该给儿童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关于这个问题，教育界和文学界有识之士的答案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应该将最经典的作品展现给儿童。儿童文学作为最契合儿童审美需求的文学形式，无疑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从五四到当下，近百年的时光，关心儿童成长的有识之士所做的事情归结起来其实只有一件，就是把更多的儿童文学经典送到更多的儿童手中。

20世纪是风云变幻的世纪，也是科技、经济突飞猛进的世纪。时代的激变给予人们思想意识以巨大的震荡，思想意识的震荡又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千变万化。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不同时期，人们给“经典”一词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我想，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经典都必须能够表达乃至支持人类对一些高尚的普世价值的追求，这些普世价值包括：和谐、友爱、善待他人、关怀弱者、敬畏自然，等等。这些普世价值超越不同民族、种族、风俗习惯的差异，直达人类心灵最柔软

和最深沉的角落,具有最深刻的感染力。表达和支持人类对高尚普世价值的追求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代表。由于经典之作在内容和形式上能够达到完美的融合,所以其影响力经久不衰,受到不同时代读者的景仰。儿童文学经典作为儿童文学领域传播高尚价值观的载体,无疑也有这样的功能。而且,必须加以强调的是,由于儿童文学经典所从事的是在人生开始阶段影响人类的工作,所以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一般来说,我们总是习惯于将经历过几代读者阅读检验的优秀作品称为经典。《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儿童文学经典。这些经典创作于近两个世纪前的欧洲,跨越千山万水和近两百年的空间和时间,还在影响着当代的中国儿童,无疑深刻诠释了经典的魅力。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是古非今,对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成绩视而不见。实际上,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也正在创造着自己时代的经典,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对当代经典寄予更多的关注。例如,林格伦、罗尔德·达尔、米切尔·恩德等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长袜子皮皮》《查理与巧克力工厂》《说不完的故事》等作品,不仅传达了与《安徒生童话》等经典作品所传达的同样高尚的价值观,而且发展了儿童文学新的表达形式,为儿童文学经典增添了新的内涵。

国人谈起经典尤其是儿童文学经典的时候,常常以西方尤其是欧洲作品为例子,无形之中给人一种中国很少甚至没有儿童文学经典的感觉。事实上,从五四到现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也有很多传达了人类一些重要的高尚的普世价值观、堪称具有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经典。叶圣陶的《稻草人》、冰心的《寄小读者》、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作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儿童文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创作成果丰硕、作品质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中很多作家及其作品开始走出国门,发挥世界性的影响。曹文轩、沈石溪、秦文君、张之路、梅子涵、郑春华等一长串作家的名字,足以使我们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平等的地位上与西方当代儿童文学对话。他们的代表作品,如《草房子》《狼王梦》《女生贾梅》《霹雳贝贝》《女儿的故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时之选,而且开始引起国际儿童文学界的注意。一个最为有力的例证是,我国作家曹文轩等就已经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这标志着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经典性已经开始得到国际儿童文学界的承认。

说到中国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和优秀作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就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存在。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该奖项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一样,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具有我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是我国唯一的纯文学性的儿童文学奖项。它是为鼓励优秀儿童文学创作,推动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为我国三亿多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而设立的。十几年来,这一奖项不断完善、成熟,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从该奖设立近三十年的历史来看,历届获奖作品基本上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和创作实绩,在思想上、艺术上均属上乘之作。我们知道,一个奖项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委的权威。恰恰是在评委这一关键环节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体现了很高的权威性。这个奖的历届评委会都由儿童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冰心、叶君健、严文井、陈伯吹、柯岩、任大霖、袁鹰等都曾担任过顾问或评

委。这项大奖自启动以来,不断地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推介精品力作。在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长长的获奖名单上,有郭风、鲁兵、柯岩、郑文光、邱勋、金波、孙幼军等一大批老作家的名字,他们倾其一生专心致志地为孩子们写作,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创作势头;还有沈石溪、郑渊洁、秦文君、曹文轩、郑春华、董宏猷、高洪波、孙云晓、张之路、刘健屏、陈丹燕、常新港、班马等这些当年的文学新人,他们已经成长为儿童文坛的中坚力量。这个奖项对他们所起的鼓励、鞭策作用是很大的。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一巨大的荣誉使他们心无旁骛,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也有了和国际儿童文学界对话的自信。

为了集中展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创作实力,打造我们中国堪与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安徒生奖比肩的权威儿童文学奖项,从更长远看,也是为了给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树立更高的标准,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并出版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这一丛书收录的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精品力作,不仅可以展示获奖者当下的创作成就,更可以显示他们不竭的创作潜能。我们相信,通过这样一套丛书,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中国特质和中国气象会得到很好的展示;国外儿童文学界也可以通过这套丛书,了解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成就,从而重新认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和面貌。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样,秉承“公正、公平、宁缺毋滥、开放包容”等高尚的原则,将中国当代有成就、有品味、有个性的创作成果都收录进来,从而成为我们中国当代原创儿童文学图书的一面旗帜。

是为序。

编 者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4

第三章 039

第四章 051

第五章 066

第六章 083

第七章 102

第八章 118

第九章 135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76

后记 191



第一章

一、汉宝脑壳里像春风里的花， 灿烂地开了一大片

吴汉宝接到前往雅瑶集合的命令是在午夜。那时候他正在睡梦里，感觉屁股那儿被人扇了几下，睁开眼迷糊间看见师长那张长脸在油灯的光影里晃呀晃的。“呀呀！别睡了！别睡了！雅瑶那边来命令了，有重要事情找你。”师长跟他说。

听得雅瑶那边有事要唤他，汉宝立马翻身坐了起来。他想雅瑶那是个什么地方，是军团总部的驻地！这种时候快马急令让人去，八九不离十会有好事情。

汉宝脑壳里像春风里的花，灿烂地开了一大片。

那天汉宝摔伤了腿，膝盖上青肿一团，疼痛像长在那个地方一样，动一动就痛得钻心。要是兴致不高他根本就走不了那些路了，何况走的

是夜路。可想到会有好事情他就不觉得那么痛了。其实这点事也不是个事，做他们这种事的常这样，突然的就有急件要送，翻山越岭，冰天雪地，黑灯瞎火地那么赶路，就是要把一封信甚至是几个字送到某地某个重要人物的手里。能没个磕磕碰碰？

汉宝就这么瘸着一条腿赶到了雅瑶。他赶到那时，日头像炭炉里烧红的铁，悄无声响地从山凹地方拱出点红来，红灿灿地铺在山脊和田野里。汉宝感觉空气中有些异常，猛地抽了几下鼻子，那些陈腐气息像清晨的曦照一样遍布他的周身。“阿嚏阿嚏……”他不由得连打了几个喷嚏。一大片的嘈杂让他觉得非同寻常。扭头看去，雅瑶屋子像被抖空了一样，所有的男人女人一大早就出现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他们忙乎着，动静很大。看上去真像有什么大事发生，村里男女都在捣鼓关于米谷的事情，士兵在场坪上列队。有人甚至在场坪上搭着戏台，一些造型别致、表情夸张的面具堆放在祠堂墙角。有几只鸡在离墙不远的阴暗处刨食，急速刨扒着的双爪竟然弄出一弥烟尘。一只黄狗懒洋洋地趴在老樟树下，偶尔朝那边的热闹看上一眼。对于鸡们的亢奋和士兵的队列，黄狗无动于衷。

他很重地朝那门踢了一脚。

雅瑶的这个秋天的早晨洋溢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朝气，让汉宝心花怒放。汉宝在师部做通信兵，常往四处跑，见得多，可有些日子没见这么种场面了。

他的眉头跳了两跳。

啊哈！他想，果不其然。

他想，像那么回事哩。

有大动作，你看真有大动作。他这么想。

很快他就飘进了那间祠堂。

几个男孩都早已到了。汉宝认得他们，都是几个区的交通员或是队伍里的传令兵。还有就是军团部的警卫或者伙夫什么的。他们在这崇山峻岭间出没，做着带路和送信的差使。平时他们难得聚在一起，他们分散在这大山周边的各个角落。以前可不是这样，他们互相都很熟悉，他们大多是同村或邻村的伢崽，常在一起耍，疯了般地玩。上树下河，爬崖走涧，牛背上屋脊上，牛栏猪圈屋礁房坟窝墓坑……除了天上去不了他们没去，除了月亮摘不着他们没摘，好像什么都不在话下，野得很疯狂无度。

已经有很长时间他们没那么野过了。

汉宝进屋后咕噜噜灌了一瓢凉水。

然后就瞅李长健他们的脸。

他们说：“哎哎，你干吗那么瞅我们？我们脸上难道有花？”他不是看他们脸上的花，他们脸上也没有花。他是想从他们的眉眼里知道事情的根由。伢们笑了，往天井那边一指。他就看见那个男人了。

男人站在檐下阴暗的地方，但那张脸还是看得很清楚。他笑着，脸有些白，是那种不正常的白。

“你就是吴汉宝？！”男人问。

汉宝说：“是我。”汉宝弯下腰，捋起了裤腿。

男人哈哈大笑起来：“我没问那事，知道你伤了腿。我们都知到。”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就差你一个人了。”他说。

“我们吃了饭就走，时不我待。”他说。

他好像想起什么，走到近前，在汉宝的身边蹲了下来。他小心地摸了摸汉宝那青肿的膝盖：“喔！这可不行，你得……”



汉宝害怕男人说养伤的事，他想他一定想说：你得留在这养伤。他想，看你说的，留在这我翻山越岭的来干吗？他想，要是男人要他留下来养伤他就找首长说理去。

男人没说那话，男人说：“你得弄点药敷敷，这么的不行。”

汉宝有些感动，他觉得当时那种情境还有男人的嗓音语调很让人感动。

“我能跟大家一起去吗？”他问。

“看你，这还用问，那叫你来干吗？”男人笑着说。

“你知道叫你们去干吗吗？”

“不知道，反正觉得有事情，十万火急地把我们叫来能没事情？”

后来，他知道了他因迟到而耽误了的事情。男孩们按照指定的时间到了，那是半夜时分，上头没让他们休息，首长就领了这个姓苏的男人来了。首长说：“今后你们就由苏灿然教官指挥。”

男孩们“噢——”地叫了一声。

首长说：“你们别那么叫，你们的任务很重，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是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关系到整个大局，关系到整个中央红军。”

男孩们更叫得疯张了。他们很亢奋，他们不能自己。他们的嗓门被一只神奇的手拽着，难以自控。他们噢噢地叫着。他们想这事都惊动首长了，这事都由首长亲自下命令了。你看你看，这事很那个，这任务很那个，要不首长怎么亲自来了？这么个时候深更半夜的首长亲自来了，那就说明任务绝对非同一般。

首长回过头看了看苏灿然，摇了摇头。

苏灿然也摇了摇头：“哎哎！你们要再那么叫，任务就飞了。”

“任务是交给红军战士的，队伍上有纪律。”他说。

他这么说果然有效果，祠堂里顿时寂静无声。

首长把那任务说了。

“就那些？”当大家把当时的情形复述给汉宝听时汉宝这么问。

“就这些。”男孩们说。

“没说到底是什么事？”

“没说……也许是机密，首长只说到时就知道了。”

二、事情有些蹊跷

很快他们就离开了雅瑶。那时候已近正午，日头当顶，把黑糊糊的影子弄得到处都像泼了一摊摊的浓墨，又像是什么在地面戳了些不规则的洞洞。

汉宝一行七个伢由那个叫苏灿然的男人带着往山里走去。

事情是有些蹊跷。一些问号钩钩在汉宝他们脑里跳呀跳的：总该分派到队伍上去吧？总该发些武器？总该往前线方向走哇……

他们以为事情会是那样，可不是那么回事。

没给他们发枪，只有苏灿然的腰里别了一把盒子枪；也没把他们分派到队伍上。雅瑶就驻有很多队伍，要真让他们入队伍用得了这么走？再说这是往北，据说战斗是在南面进行，仗打得激烈。可他们没往前线方向走。

这让他们疑云重重。

首长叫人牵了他那匹马，“我把马借你们用用。”首长说。

汉宝和生病的文义一起坐在马背上。马背上还驮了些东西，好像是粮米，还有一包软乎乎的什么，摸上去像一包纸。汉宝想不出为什么驮



那么多纸，又不是去赶考，又不是做学问，驮那么多纸派什么用场？他想不明白。但首长都把自己的马借出来了，还让军团部警卫连抽了几个壮汉给他们抬东西。东西似乎很沉，几个男子累得气喘吁吁。

汉宝就想，那会是什么呢？从首长重视的情形看，不用说，任务肯定非同一般。但也可能根本没什么任务，只是找个借口把他们支到后方去。队伍上老有这种事情，只要战斗打得惨烈，上头早把他们老弱妇孺先安置了。上头知道有时候叫大家转移去后方工作不好做，就编排出个什么任务哄着你去。唉，要那样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汉宝想。

马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汉宝感觉屁股地方一颠一颠起伏不定。大概就是这么把那个问号钩钩从汉宝的肚子里给颠了出来。

“我们这是去哪？”汉宝问。

有纪律是不能问的。所以大家都吓了一大跳，伢们都看着他然后看着苏灿然。

男人好像没听见，他埋了头带着大家往前走。

“上哪？你说呀，我知道你知道。”汉宝冲着苏灿然的背影说。

那背影只是个背影，背影在草丛里晃动着前移。

汉宝是个爱刨根问底的人，伢们都那样，他们好奇心强，什么事放在心里不明不白的就不舒服。他们有时候很固执，这时汉宝就那样，突然的就有了种执拗。

“哎！我们这是上哪？！”

他是冲着那男人说的，可男人不看他，男人像是没听到。

“我说这是上哪嘛？！走得不明不白的。”汉宝嘀咕道。

男人依然没有回头。

汉宝无奈了，他趴在马背上，感觉紧贴他背脊上文义伢的那张脸热

烫得像才出锅的饼。他觉得他既然已经喊出了声，苏教官就不该这么对他，这让他很没面子。不是吗，人家汉宝是个人又不是一条狗，是狗，叫几声也能听得到回应的。

“哇嘿！”汉宝怪怪地大叫了一声。

这出乎意料的叫声让所有的人都起了个愣，停下脚步。

苏灿然终于回过头来，朝汉宝眨着眼睛。伢们看见那个男人气喘吁吁。才走多少路你就那么……

“呜哇……”谁也没想到汉宝会哭起来。他号哭着，像天塌地陷了一般。

男人就不能再沉默了：“哎哎，我说吴汉宝，你哭什么？”

“我又不是狗！”

“没人说你是狗。”

“你不说话。”

“我这不说了吗？”

“我问你事你不说话！”

男人叹了一口气，汉宝他们不知道男人为什么叹气。

“到那里你们就知道了。”

“我看不明白。”

“什么？”

“仗不是在南边打吗？”

“是那样。”

“可我们往北边走……首长说我们去打一场恶仗。”

男人说：“首长没骗你们，是打仗，这仗比南边的战事还重要。”

“我看不出。”



“这时候当然看不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你老说到时候。”

“事情就是这样。”

“你就不能透露点给我们听听？”

苏灿然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能说，能说也说不清。”

“这是命令！”他语气很坚决。

说到命令汉宝就不再吱声了，这两个字有分量。汉宝想，弄得神神秘秘的，弄得吊人胃口。

一队人继续在山里走着。

山里很静，没有风，草经了这些日子的霜冻，成干枯灰褐的一片；枫叶已经红起来正准备进入它们的鼎盛时期，芦花现在也收敛了那份张扬，细细碎碎地飘飞坠地，默无声响，在树下草根岩石缝隙里和山径小路上到处都留下许多白绒。

草丛里的动静是刘文义第一个发现的。刘文义个子最小，瘦小的身躯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看上去才八九岁的样子。可他的耳朵似乎很灵敏。

“我听到有什么声音。”他叫了起来。

大家站住了，都支着耳朵。他们不得不小心，也许会遇到土匪，这一带山里有土匪。他们听了一会，摇了摇头。

“我还看见那片草棵动了几下。”文义说。

“你是害怕了吧？疑心生暗鬼。”吴汉宝说，他肚里憋了些无名火，就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他还准备骂出声的，可看见是文义，就把粗话收回去了。

“真的！”